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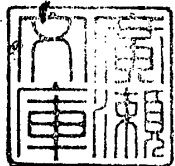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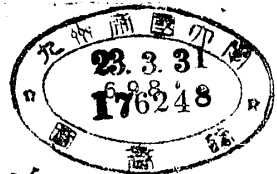
文書名	竹森家記 No.
所蔵者 住所・氏名	九州大学中央図書館
撮影年月日	昭和56年 7月 15日
福岡県文化会館	

竹森家記

全

部	目	頁	冊	備
五	五	六	一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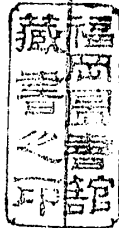
680
夕
1



680
夕
1

次貞傳

并俊久



貞幸傳

俊久 三男始永祿三年終元和七年

吉次傳

次貞 嫡男始天正六年終慶安二年

利友傳

次貞 三男始天正十年終延寶元年

道策傳

次貞 八男始慶長四年終延寶二年

次貞

九男始慶長八年終寬永十年

夕

松若傳
拊桐若凡
俊久四男始永祿三年終天正十一年

竹木林石見守次貞傳
播州飾東郡大野邑日岡社之神官清原
俊久者世理富饒而有其家僕男七女十
餘人矣俊久有姓清原之猪上氏未詳其
民十家牛馬十餘頭是地其畜也門地
廣家益多矣近境之餘細素出入其門道
多也聖郡船曳谷有木工九街門入道
木者能為賊其黨五十餘人其類聚附
屬者及二百餘人永祿三年船曳黨夜密
襲俊久家而將奪其日宅家財俊久子有
四人嫡子小太郎十九歲能射雖排門突
箭於能拒七賊徒多兵遂伐之殺笑次男

熊若九十歲常練習長刀既而揮長刀
出於後面克戰斬賊最多終交刃而死
兵舉死奴婢逃亡而家財與田定為賊
見奪也後久不知見殺於二子與幼息
人幸而全命趨入民家自是放浪無聊
可奈此生何矣炊烟忽竭短褐無補既
親族又疎故人竟往姬路仕於黑田下
野守入道宗卜公而為奴隸號新兵衛
也其幼子新次郎十一歲弟松若九歲
同來在波家新次郎生稟鄙俚也故仕
早賤也松若容貌端正也美濃守職隆公

之大夫人和石孀愍其幼弱丁孤而其容儀端
正召為職隆公近仕為新兵衛者天正四
年二月辛以庶人葬之行年五十五
○新次郎天文十九年庚戌九月二日生於
大野邑表其母也及長仕官兵衛孝高公
而為水木供給之賤吏有年矣天正四
年丙子冬十一月孝高公獻應羽柴秀吉
公命而團佐用城十一月廿五夜有平塚藤藏者
擊守團來於孝高公軍營暗語曰吾得
助當而後潦倒為賤吏遍歷關東之所
馬為業是匪吾素志嘗以見識足下為業今秀

新次郎
孝高公
天正四年
二月
辛
以庶人
葬之行
年五十五

熊若九十歲常練習長刀既而揮長刀
出於後面克戰斬賊最多終交刃而死
兵舉死奴婢逃亡而家財與田宅為賊
見奪也後久不知見殺於二子與幼息
人幸而全命趨入民家自是放浪無聊
可奈此生何矣炊烟忽竭短褐無補既
親族又疎故人竟往姬路仕於黑田下
野守入道宗卜公而為奴隸號新九歲
也其幼子新次郎十一歲弟松若九歲
同來在波家新次郎生稟鄙俚也故仕
早賤也松若容貌端正也美濃守職隆公

之大夫人和石孀愍其幼弱丁孤而其容儀端
正召為職隆公近仕焉新兵衛者天正四
年二月辛以庶人葬之行年五十五
○新次郎天文十九年庚戌九月二日生於

天正十一年五月廿九日也

信長少子也去月廿九日於野原表節也

今原也神物也經二廟我甲子也

有平塚藤藏者

上ノ子也

得秀吉公

助當而後清倭也與吏遍歷東之西以鬻
馬為業是匪吾素志嘗以見識足下為業今秀

吉公以舉士為心，足下令我得再繼於秀。吉公轅門矣，孝高公答曰：容以大志為好。雖然無功而求於仕，豈可以得之耶？我今圍此城，城兵甚困，明曉攻之，必至敗亡。而得侵夜至城背之間路，待城兵之逃亡而得首級來者，即啓秀吉公將令達素望。客夫勿怠，克努焉。藤藏諾去，新次即傍而聞其言而意，夫入區區於吏役中者，非丈夫。我豈墜青雲之志乎？乃提長鎗潛出於營幕，巡郭外赴於城背之間路。于時夜寅之初，點也。至則遭於被黑鎧武者二人相從者。

五六輩步行來，新次揮鎗突之，忽倒一人。再突之，又得一人。送兵逃亡，則得二級。而後欲見藤藏除步而行，于茲有攻擊而金鐵皆鳴，其聲喧激也。新次即俯而視之，氣星光而洗之，見也。一人懸纒者，背於大石而振鎗辱拂，其象窘迫也。敵七八人圍於前，其勢駭也。新次即知其藤藏揚言曰：新次即助來，藤藏勿怠焉。既而突一人而例之，殘迹則逃亡矣。當此時城面之我軍破門而攻擊，守兵或死或逃矣。既而孝高公至城背，欲見於藤藏安否，則遭藤藏勞力困。

憊而目不視耳不聽精神如失公大言曰
吁藤藏何憊之甚耶今已得敵素望將達
使其氣於蘇活如何藤藏則閉目氣
漸甦見孝高而太怡除言曰我夙來遇敵
教輩與之戰而移刻我無從兵心神困乏
而將墮命新次郎助來而得討敵我幸而
今得見於足下顏色而堪欣躍也夫其首
級者新次郎則得焉孝高公罵曰客之言
何迂也乎允獲數者以箭付為獲討敵者
以鎗付為得雖新次郎助來其槍付客也
客得其首誰爭之耶遂護藤藏而歸新次

郎所先得之二級者佐用城上福原兄弟
首也故如水居士碑銘曰攻佐用城城主
兄弟劊首是也藤藏所得者福原家臣祖
父江左衛門首也孝高公啓秀吉公則宥
藤藏勳氣今出而仕秀吉公曰新次郎得
城主是拔厚也將以書於感賞之孝高辭
曰彼庸輩也豈當足下之顧盼耶如藤藏
已然也如新次郎我賞之以昏歟於此則
其新次郎見於秀吉公其意氣勃然也孝
高公謂新次郎曰汝賤吏也而其志超越
於女而今以注宜在諸士之列則与感畧

更賜秩祿而所登用於士改名号竹森新
 右衛門次貞也
 ○次貞所舉於士金甲鐵兜備唯以馬幟
 之其未備故用方板以白紙封貼挾竿以
 為幟蓋備於倉卒也稱之四方其摸樣似
 鳥鏡表的故名之俗鳥鏡表方板角之
 上於二隅以竹者至其方板成黑封之
 為下者方寸大者至其方板成黑封之
 用而後遂用之為惟幕衣服之定紋初有
 串後去串其馬幟後以銀箔濃沫之又用
 金箔其金四方馬幟傳來在三安家為家
 珍誠哉乎是舊青纒也貞三安者孫

○次貞被舉於士而其同列之奴僕有嫌之
 心而非其無骨乎或時同列問曰吾子今
 見舉士而其姓氏有之耶請問焉次貞遠
 然而曰吾氏稱竹森矣問者笑曰其然也
 豈夫然乎蓋稱竹森者嘗後久居宅鏡屋
 怪木脩竹爵而成森里氏美稱之而呼
 竹森殿零落之後不稱於其性清原故新
 次郎幼弱而無知之今至其問之而以里
 民之所稱直答之終以為氏
 ○同年冬毛利之諸將議曰羽柴秀吉畧於
 西播而其勢滔也史如斯則別所長治

遂不能保於東播欽，今不作之則災必速。
於吾國矣。翌年丁丑四月，中國并紀伊淡
路之兵八千餘，以戰艦大小百餘艘，自
海路來襲而攻於姬路之子城，別府也。秀
吉以調別府城守兵不多，防禦之備未全。
知遂其見陷矣。故使孝高公率五百餘兵
援之，次自扈逆在於城中。孝高公謂左右
曰：敵之勢至剛也，而其攻備最整齊也。城
中少糧，至歷日則城將自拔矣。我兵勿怠
放守禦矣。涉日之後，敵兵襲攻甚緊也。城
兵弓矢鉄砲雖能拒之，至漸危急，孝高公

令曰：守之則却而陷，戰之則忽而可得。
勝且整齊，卒伍而出戰矣。少為排門，次貞
競先鋒，在門相既而有藤右工門者，先出
忽有鉦子擊藤右工門殺鳥次而及，次貞
出而敵則斬之，次貞左手提鉄砲及其斬
之，以鉄砲支之，餘又割手甲而創，忽捨鉄
砲交及而斬敵，忽得首級，其勢迅速也。孝
高公大賞之，相續而城兵出戰，遂至退敵
也。次貞之功，此時稱第一也。
○同九年，但馬因幡之征，淡路之攻伐，同
十年，備中冠城河屋城之征伐，高松之圍

城其他所之劇爭次貞無不從於征馬
之行也至處皆有功矣同年六月秀吉公
與明智戰於山壽千時孝高公謂次貞曰
汝創於左手知其不便於操刀槍如此則
與敵相接而墮命而已自今後可職樹旗
矣夫旗者表章於主將之心腑而一於諸
卒之眼目勝則旗整敗則旗擾勝敗
所係於軍事以是為重任矣汝起於賤夫
得於軍事之樞要者天生之奇才也我既
為得人汝克努力焉是乃次貞職旗之最
初也然秀吉與明智爭勝敗如天地已判專

為大事也孝高公有首胤之兩端為察其
機暫測見之今次貞曰東西之軍以取天
王山為心速取於此山者必勝欽汝夫無
怠也然樹於旗堤上見其機微之判王公
在堤下憇息矣已而兩軍進兵於天王山
秀吉之軍將至於巔此時其機已現次貞
大言曰將進旗公夫圖之公曰未也少焉
次貞曰今也可進旗公曰汝何知乎次貞
罵怒曰吁爾起座而見之公起而見之實
得其秋也既而進旗發兵奪擊得勝也後
謂次貞曰汝放言非禮雖然進退得其度

我得勝故宥其罪却足稱美也自是人皆

○同十一年秀吉公與柴田戰於梁瀨孝高

○同十四年秀吉公將有事於筑紫使孝高

○同十五年春秀吉公入薩州孝高經南路

不樹旗以成其奇計矣

○同高田之城孝高公嫡男長政公攻之次

○同月城井中務允鎮房叛逆據城井谷要

害長政將擊之鎮房兵卒設備於寒田上

居生地守而不出長政公面小山而在死

地待其敵之出相與守而敢不果次貞樹

旗在山下長政公馳介令曰使旗引去則

敵必出次貞圖之次貞不聽又強之又

稱其能幹於武事矣

公從而東征次貞職旗進退不踰於矩拳

曰有良策矣

督中國軍兵先至於豐前國攻於小倉守

留布津障子嶽香春嶽諸城而城主皆降

次貞樹旗皆得其法也

入日州而有功次貞職旗凡每預軍事每

○同十一年春秀吉公與柴田戰於梁瀨孝高

○同十四年秀吉公將有事於筑紫使孝高

○同十五年春秀吉公入薩州孝高經南路

不樹旗以成其奇計矣

○同高田之城孝高公嫡男長政公攻之次

-5 280 55 750" data-label="Text">

○同月城井中務允鎮房叛逆據城井谷要

不聽遂令後藤又兵衛罵之曰何走不聽
令邪次貞曰吁又兵衛何言哉今動旗則
敵兵出於生地而吾軍潰亡如指掌雄武
之壯士拳死可哀哉長政蓋老於武術耶
我與爾永訣矣取燒食與之曰吾子喫之
滿腹而後死矣又兵衛啣燒食而去次貞
不得止將動旗去敵見其旗之動搖揚聲
舞劍駭然擊之甚急也其勢若水之就
下不可救當我軍忽敗死傷者是多矣次
貞巡轉輪回於其旗而不敢以急去俗列
敵近襲則回駕備旗而遮之止之其行程

千里而回駕十七回也長政公回書來而
告次貞曰我嬰此厄諸卒將既亡我焉注
正宜死之時也我與汝死於此歟次貞諫
而令去之如斯三次既大諫曰以命全保
後而為上策豈為妄死耶我今殿也必也
無使我士卒於死地耶使之遂引去矣
敵不能頻進頻追我軍乃得蘇生矣皆曰
次貞大膽義氣能得奇策哉也
○同月宇佐上毛下毛三郎之賊徒據大丸
加末福島之諸城蜂起皆陪侍長政公而
○旗麾之指揮得其宜也

○同十六年正月，孝高長政二公，令次貞曰：我入豐州而後，諸賊皆平治，去冬與城井相接而取，不意之敗亡，旗亦至敗壞矣。新製而應用之，於茲迎新正，賀儀大哉。將拜於我氏之神，精時以旗也。氏神勸請汝宜樹其旗而來賀矣。次貞盛軍，樹旗入城，川二公帶甲，曾迎之。庭際長政曰：公獨居於吹拔之前，而禮拜焉，乃告次貞曰：去年攻城，井而將我，與諸卒敗死，以此旗之擁護之故，皆得全於命，是神守也。則崇醪酒於土器，而供旗前，而後以土器，屬次貞曰：城

井谷之戰場，令謙軍於存命者，其功一在汝而已。最以是賞之，既以小脇差，手自與次貞，拜戴之矣。感於有長政之將益，而其淚瀨下矣。蓋余年長政公二十二歲也。○同十七年，孝高公讓領知於嫡男長政公，薙髮号如水，次貞仕於長政公，職旗如元。○同十八年，喬吉殿下，東征北条，如水居士送殿下，東志而庵在於油幕，次貞亦送其行役，此時四十一歲也。○文祿元年，秀吉殿下，伐朝鮮，使三大將為先鋒，所調東路加藤清正、西路小西行長

中路黑田長政也。次貞職、旗相、後始自攻。伐金海城後，所關戰皆能勤其職。旗鹿之懸者，其名昭異邦也。

○慶長二年丁酉，朝鮮與大明，其兵都五萬。余據於稷山之城，九月七日，長政公率道兵二千餘人，欲擊之。割於吾軍，為三協。左協毛利多兵，右協小西傳右，中協主將也。張陣於野而對之，明兵與漢南馬兵二萬，余出城對之。既而相與進擊，其勢甚迅速也。吾軍忽破，死傷者又多矣。我軍漸而退，據於山，備而守之。明兵備而不再。

進其中間有小山，挾山根有歧路。我軍出於歧路，而欲再擊之。次貞諫曰：不可。謾計之，小山之後，恐有伏兵矣。左右不聽，再強而曰：令斥候見其形勢，而後為進兵矣。乃以斥候果如其言矣。若謾討之，則慶我兵乎？次貞又曰：我兵寡而明兵多也。多寡不偶，宜以籌討焉。割我兵而據于山，潛出敵之右，則敵必應之。欵三協之兵出敵左，橫擊之，則必破焉。長政公然其言，而使井上九郎右衛門、栗山四郎右衛門為中協。主自率二千餘兵，潛傍于山，而出于敵之

右軍矣、明兵騷動而將對之、我三、兩之兵
自山下之歧途、直進而出於明兵之左、橫
擊而襲焉、明軍忽敗績矣、遂北二里、余相
之道也、皆抱提首級而歸、長政公謂次
負曰、嘻、汝熟于武事、何如此精耶、以小挫
大、是汝之功也、
○慶長五年、內府家康公、欲伐於長尾景勝
叛逆矣、長政公應內府而東征矣、此時次
負、五十一歲、以其老之故、以毛屋主水正
使之假職、旗之事、自入如水公之於豐前
中津城、倍旗數而為十二流、別以吹拔一

流為大馬、城都十三流也、此行也、分六流
附主水正而令行也、如水公在中津城、其
守禦堅固也、大友左兵衛督義統、遂在
防州、山口矣、石田三成、叛逆而構兵、使義統
入本國、豐後、三成者、出於濃州、關原、東西
擾、而如亂、維也、長政公為內府、迴於
征馬、武州、而到關原、如水公鎮於九州、而
征豐後矣、義統、據立石、故城、欲攻於細川
木付、城、并中津城矣、如水公曰、我於內府
不戴、今也、成大友、如石之壓卵、歟、長政、從
內府、東征、雖其殘兵、不幾多、我何患之哉、

九月九日發中津而征行矣次貞樹旗相
從所野戰或圍城旗之整齊皆悉得法
度竒策妙術人皆救其武畧矣
○同十三日晨明如水公過安岐城下東行
次貞樹旗而前驅矣忽以佞告如水公曰
城下山間必有伏兵公必勿怠焉公則為
然笑命於栗山四即右衛門與肥塚理右
工門齋藤上左工門備於其後與少為伏
兵五十餘騎大起我軍克戰伏兵首魁熊
谷次郎助為岡田半左衛門見得也殘徒
拳死矣如水公大悅之首次貞曰汝知有

伏兵何夫然耶次貞報曰朝露瀼瀼於草
頭而餉山間一行路露晞草色變是人之
行也早昧知出於伏兵矣如水公感曰汝
察敵情詳密哉
○慶長五年關原之役長政公立大功其忠
烈如在一人如水公在九州而其功拔衆
人內府源公賞之以筑前國長政公去豐
前而移筑前而後新築新城号福岡城蓋
孝高入道如水公之高祖号黑田右近大
夫高政住近江國是宇多天皇十九代之
後流也与佐木大膳大夫高賴有隙避

本國江州而任備前邑之郡福岡邑是去
本國而遷他鄉之始也今也摸其例而以
城地号福岡有故哉其為境致也南於山
北於海矣摩山埋海構城地其人力費用
不可勝計也而後築石壁設壕塹其他殿
堂臺舍武庫箭倉無不備也今諸士各分
而監察焉自博多津直造大路設長橋連
大門二而左右於其道左者連城門右者
至町衢也大門之兩掖築石壁南北其巨
一里余其高二丈余次貞監察之嫡男清
左五門貞幸相共輔之其捷功抽於象矣

獨能非有武事之奇才又五施土石之功
能并兼焉此城之管作始於慶長六年終
龍皆用之十年毀名島之故城而屋舍

○號前入國之後改新右衛門而借受領之
稱号名石見守是賞美於累年績功之恩
賜也蓋陪臣無位而借用受領称号者是
時也其流例也

○慶長七年壬寅十一月九日長政公之嫡
男生於福密城此時城郭營作未成假構
男大膳居福密城石見守妻女此城既成後構
不乳即以為乳付同十五日祖父如水公

命壹岐守長利石見守次貞曰若曹自壯
歲勲勞最勤也勇武之譽誰爭之乎凡每
戰場見其進而未聞其退也我今以此
將託于汝也請名焉次貞長利不得辭
萬德君而後一樽以祝其佳祥矣
時造錢十貫各執一樽以賀儀也蓋
又用錢之銀也其錢名一德君及於成
神前也近之無此錢方德君及於成
末於次貞家而嬉戲呼次貞夫婦而稱祖
父祖母其寵遇至如此也十一月歲著甲始
長利次貞扶持之此年五月五日方德君

著甲冑騎馬詩箱寄八幡宮次貞以軍粧
樹旗六流而扈從近習之壯士相從者二
十餘輩其形勢嚴重也翌年又如此也扈
從者至七十餘輩矣其翌年慶長十八又如
斯矣此時也國中諸士各扈從非是其催
促唯各欲祝少君之社參而已其士皆著
甲冑帶弓箭其步軍各執其物而相從凡
及於六千餘人次貞樹旗二十流與吹拔
而指揮恰如敵在於前見物之難久充滿
於福留博多以人成牆矣既則建於大樹
遠聞將軍怒曰今也至治之聖代也好事

之士為之如何哉，頗涉疑怪哉。長改已
有介乎心，欣長政公聞之甚驚動矣。長改時
知耶？汝妄妖至此，是何謂乎？雖我心不
快於次，自宥之必走為慎焉。
○逮福岡城之成，次自構私舍於郭內，其他
下於方八十餘步，而屋宇悉設也。栽花卉
芳草而分，播蘿菔菜蔬，瓠盧而異畦，畝已
則得其樂也。其素生鄙裡而未知字，未讀
書，唯雄武至剛能勤之矣。及至一統至治
之世，而徹金甲，取鎗刀，專以無事為要，遂

○敵禪院參得別傳法矣，常好喫茶，不嗜酒。
茶窓一園，諸具皆備也。不拘珠光，紹鴉之
家傳，不求漢土，本邦奇器，唯是從心所之
耳。又好謠於諷，其數及百番，必也不泥觀
世。今春節操之精密，動則奏一曲，以至消
遺世慮而已。時人稱其洒落矣。
○元和元年夏五月，將軍秀吉公攻大坂城。
長政公在江府，從其征馬行，嫡嗣右衛門
佐忠之公慶長時，十一歲，年十二月，右衛門
江戶謂秀忠公時，十一歲，年十二月，右衛門
在奉國列率諸卒，而將詣柳營之，棘門石

見守職於旗扈從矣長政分者從奉在江
府而直扈從大樹証馬其兵卒七百餘也
長政公諭書於忠之公而定其軍但曰先
鋒之右列者黑田美作守栗山大膳亮告
田七左衛門菅和泉林掃部助其左列者
黑田伯耆守桐山丹波守野村大學助毛
利但馬守堀平右衛門也弟二右列者野
口左助也左列者村田出羽守也將陣之
右脇者加藤内匠頭吉田宮内少輔四宮
市兵衛并土周防守黑田并左衛門也左
協者竹森石見守吉田壹岐守小河内藏

元宮壽藤右衛門喜多村孫元岡奉七
夫也其傳林五助者在者也伊丹九郎左
衛門者在左也然而使番左右并十九人
也其右者山角彌三右工門土橋五郎右
兵門之野甚助小河三郎兵衛三輪平右
工門林田丸門遠山丘即兵衛野間三郎
兵衛青野六太夫也皆以半月為幟其左
者松下傳右工門平野勘先工門十時源
兵衛袴網加兵衛大塚之助杉小右工門
與村金左工門安宅平助齊藤善兵衛濱
田五郎兵衛皆以團為職也壹岐守石見

守二人者為指揮諸卒之總司也。是以累
年之武功拔群之故也。
○貞幸語曰：素聞亡父次身所奉於去而每
戰場無不在扈從也。其舉動至剛捷疾戰
則進而退，所得之首都而十八級皆由皇
也。而得感書十七通也。天正十年職旗之
後，孝高公長政公之每出戰場，無不職旗
而先行也。本邦朝鮮所之戰場，其數未
知幾計矣。嘻，可謂老於戰術者也矣。夫此
旗之始也。天正八年，孝高公得於采地，數
于畧秀吉公。天正八年，孝高公得於采地，數

伊勢也。都而數千町也。
初而製旗六流，置於姬路邑總社大明神
寶前而加持之一七日。而後勸請神籙於
吹拔之竿頭也。故每在戰場，必示奇瑞。豈
不貴重之耶。昔源賴朝欲討於奧州，千
葉介常流新製旗一流而獻之。以三浦介
義澄送鶴岡別當坊。而於八幡宮前加
持一七日。而後樹此旗。以証與州之丈敵
矣。良有故哉。予至領豐前六郡，仲津京師
下之毛片二萬餘。今倍增其數而為十二流。
慶長五年，領筑前十五郡。今計之，而

後又增其數為二十流，與吹簫二十一流也。其旗製法在家傳，而不及於他傳也。

○又曰：孝高公暫在日隈城，凶徒蜂起而欲攻城，使次貞追之。次貞與岡本孫六出城而追之，凶徒敗走矣。其徒分離而每夜潛焚所，之邑里。次貞曰：我所以領國分邑者，其民有飢色，焚之則亡矣。則甲冑乘馬而至，國分畫則樹馬幟而馳驅。又造新旗而樹森際林間，以示多兵。夜則放鳥銃示備之堅，凶徒疑其多兵而不敢來。民舍隨其火也。次貞計略得其所也。坐退賊之術，出

於意表也。

○又曰：次貞老而未衰也。或時中津市中，至賊殺人而出奔，人逐之途而競集。其人至七八十人，賊無所適，遂留石墳上。中田島中石之善于耕者，其土如茶也。積而如墳，所以礮防之。賊強而投於石，如礮。松子不可敢近之。被創者多，次貞聞之，輕忍而至。不於馬提槍而往，賊投石益甚。次貞不厲其石礮，疾走而至，忽突其賊而倒。人皆曰：吾子老而健也。豈壯夫而可能之耶？凡次貞不捨細小努力而如此者，不可勝計。

○又曰忠之公欲請大坂柳營之陣艦船赴
万里舳舻樹旗麾羅牙戟也公之傳者林
五助謂次貞曰昔子馬熾輕而不重遠視
而著明也是則便器也次貞曰我馬熾用
之而至戰場不知其幾回人能知之今也
至大坂則老後而再發光輝歛後藤又兵
衛在城中著於其名立間嗚呼時哉也後
藤見此四方者增怔松而已
○又曰或時次貞請崇福寺於如水公之廂
村田出羽乘肥馬從徒十里松岡而馳於
馬徜徉遭次貞於途也出羽顧視曰次貞

之馬疲瘦哉吾子何專於儉之甚乎是竊
領知也如何矣次貞徐言曰出羽何言耶
我領知以之取之云而舉左之龜手而示
之又曰汝肥馬不得從於我此駑駘乎凡
於武事不遜於人皆如斯也
○元和七年辛酉病脊痠醫禱無術霜月九
日辛去行年七十二法名禪空葬耕雲山
金龍寺嫡男清左衛門貞幸建石碑江月
和尚作頌彰之碑其頌曰
今茲元和七年辛酉載仲冬初九冬至前
三日禪空禪人掃盡閒塵卒賦野偈一

章以助令子之餘哀、靈鑑
至日前先三日庚 牢關踏倒叫無生
一陽未復人歸去 堪聽冬天杜宇聲

慶安四年辛卯忠之公欲建東照大樞現
宮於荒津山毀取金龍寺移於紅葉松原
於茲以禪空石碑移於博多石城山妙樂
寺矣善兵衛入道宗善新右工門利友相
共經營焉

次貞嫡男貞幸傳
○清左衛門貞幸童名少助長天正六年
成寅生於播州姪踏幼而穎悟長而有勇
氣住於長政公得寵遇矣慶長二年再征
朝鮮時在長政公扈從也同九月長政公
戰稷山貞幸親次貞幸克戰始而得首級也
同年冬明兵圍蔚山城加藤清正翌年正
月長政為蔚山之後援明兵忽敗績貞幸
逐北而得首級也朝鮮在陣所而所得
其首併而立也
○貞幸稟受專剛強而不降於人也有下野

○九兵衛者有寵而貴傲也。僉遂而諱擾既而相共吓短刀傍人抱持而判之。然後止焉。長政公曰：貞幸專于剛也。我常戒之。在崗也。九兵衛長于年，汝以青年爭之，非禮也。剛柔有所用，不知之非智。何妄為扼腕耶。我豈以此妄庸人為用焉乎。石見夫圖之。石見敬屈而退，遂追之。貞幸去豐前注於播州。姬路是慶長三年也。

○同九年秋九月，石田三成與家康公戰於關原。長政屬于家康公。設屯於關原矣。貞幸聞之，欲赴於濃州也。此時放逐姬路而九月

九日出姬路。翌日及暮至京都也。一条有轡工道治者，元相識。聞至道治於關原而相伴而欲越於關矣。至則道治登至也。即發京師而東行。于時遭小西行長糧米幾多，馱於送戰場。乃相交行。輕相坂則關吏確守矣。學小西後馬之步卒，而詐偽出關。漸至野路，有新關而不排。又交步卒詐偽而行。關吏知其詐而將捕之。貞幸素逸足也，疾走如鳥飛。關吏追之而不逮。遂至守山。其東皆敵地也。至此進退失步。忽自關道入，俾吹山。山中無路，跋涉於峯谷。留

放馬三安曰此六人為於先於先鋒出於馳
速百步也其勢勃駭也而此敵陣及
三十步為六尺鳥銃鎗子飛散恰如急雨皆
匍匐于鞍上衝冒之而行松浦獨起坐於
鞍上而如乘舟其膚不撓其勇無相比也
有鎗子中松浦馬之頭故馬躍而左回而
返松浦大言曰勿恐玉箭矣人疑其此也忽
回駕來也貞韋顧視則長政公令諸軍愈
怒而來也六人者韋先鋒時一鎗子忽飛
而穿貞韋馬之眉剛入馬飛騰如等則斃
然後後徒步而進不輟貞韋後未健脚疾步

敢以不屑馬蹄逸既而第一魁小介躍於
馬而入衡門敵六人以長鎗回突之小介
落於馬其創皆此而不至死第二和泉入
第三貞韋入即長鎗交接忽突一人仆之
已得首級也後軍連續而白及交錯主客
相搏而天地震動矣三成陣忽破逃亡而
入伊吹山我兵追之甚急也多得首級而
凱旋矣貞韋得首凡四也其二級者少年
也貞韋意者丈夫而得尺童首是似危於
剛而捨之翅得三級而歸則謂長政公曰
君不得於公其心爵陶也異走為窟焉公

大其功而賞，以免宿矣。舉曰：其雄偉出象人之上者也。

○慶長十三年五月，掌於麻等香油、盪面、緣布、藁、苴、雜紙，其他雜品，諸具出納之事。長政公意負事大度而不拘於小節，使之掌細瑣之事，欲見彼舉動也。負事既而得其意，及掌於事，小心而翼也。至歷年序皆能公平也。六月，改少介号清左衛門元和二年正月，辭其事，據平右二門花房左吉勘考於解由，皆公平也。廿四日，得解狀也。長政公許其清廉，又感細大不捐也。

○元和四年，欲建日光山東照大権現廟前石華表，蓋去一年大相國家康公薨，御葬久能山，今年移廟於下野国日光山，而經營焉。本邦之諸侯皆設礼奠，具各寄進焉。我長政公以本国之土產，欲謝封国之恩厚矣。故取巨石於本国志摩郡御山，琢磨之，載於大船，香回於南海，數万里之大洋，而達於武州隅田川，既而包之以赤氈，載之以重車。俗謂羅輸於日光山，數千里之遠也。其一石而勞千余夫力，負幸于其事，故監之而行也。既到糟壁驛，其街路狹隘，更矩折

而如曲尺也。店房驛舍連軒而無間斷也。昔衆吏愚不能於非直路而轉輸大石也。其郡長邑吏迎之謂曰：今也輸此石者公從也。毀壞店房，鋤平田畦，作直路而後可得輸此石也。負幸者曰：以輸於我，此大石毀屋鋤田，是最大計也。奈其貴何？耶？翅以機計我輸之，不難也。若曹勿望念矣。昔衆吏嘗曰：負幸狂惑為殊甚也。是此曲路以何計畧為輸之耶？大涉胡亂哉。負幸不聽，即使役夫取於大木之最長者，更至街路之曲隅處，鑿地成穴，其穴深七尺，余以大

木二株樹之，其二株相去二丈，其尺以砂石埋之，使其本於堅密而不動搖也。然後用左右之大索，纏迴於其柱，而右者左焉，左者右焉，交取而退行。從後面逆而牽之，其石前行不異常也。既至恰好所而止，又以木挺推之，右回而後輸於直路矣。不毀屋不鋤田，其容易而成也。人皆拈手而贊美於其計之妙矣。其他以心匠意術運轉之，恰如掌中轉丸，其機操不惶枚舉矣。既至日光山而有溪，此溪出而流急，其深四丈三尺，設橋計心，大御橋。至茲而不

得直輸車而至也。舉曰：以土囊埋沒之，然後可得至也。貞幸曰：我素知之，但埋之後，再發開之，則其人力之勞費不可勝計也。乃使小吏買得村里之材薪，而集焉。倚壘如山，皆曰：貞幸迂遠如此，是何謂乎？遂以材薪盈于溪，橫巨木而造於道，坦而如大踏，已輸重車而行。事終而後，令于邑里曰：以此材薪可與之也。於茲邑里，黠首至兒女娶婦，競爭而取之，恰如市，不日而盡之。点檢此資用，則土囊埋之，而後再去之，與材薪以界于人，其錢貨之費十而一二也。

人始得其意也。皆曰：貞幸心匠大超於人，遠哉其所施者宏，而其所用者約也。是能知費者也。然後川之以西，面于坂，輸重車六百余步而止。乃使石工彫琢之，以作華表。同四年四月十七日，成功畢，可謂盛犬也。蓋其石柱之大，周迴一丈二寸，有奇。徑三尺，四寸，其高二丈八尺，余也。二柱相去二丈，是乃通路也。橫三尺，方者，豎三尺，寸。地餘輪至，貫石二尺，六寸，寸。石華表既成，而貞幸歸于江府也。然後世人舉曰：日光山石華表，其大者大也。雖然

其儼低卑而不高起，是至這恰好不宜也。長
○改聽而不喜，謹則幸曰：我以火計而將駭
於天下耳目矣。世人以為恰好不佳也。今
得此謗，是即汝謬妄也。蚤毀其華表，再使
之高起矣。汝何工之不精耶？忿怒益甚矣。
貞幸復曰：世人未知恰好處，謾言之也。使
之高起者，有何難耶？長改罵曰：世人舉謂
之汝獨不屈，何走粉誇耶？再到而可改之
造之耳。貞幸曰：大木之數圍而直者，得四
五株，則高之者應在。連而三日之中也。不
得之，則我不能也。乃訴公庭，諸老皆曰：是

公用也。不至制之，隨意為取用焉。蓋貞幸
素意此地老杉，屏翳而鬱鬱也。更面長坂
而造之，故華表蔭翳於森鬱中，而不巍然
也。雖然，截木穿土，以私計不可為之。暫待
後之再評也。然今如斯，貞幸大喜之，即馳
驅至日光山，忽使樵夫斫却於蔭翳華表
之老杉，合抱三四圍者六七株，則此境豁
然而華表突出，敢以非舊時之看也。又華
表之前有坂，至二王門相去百六十餘步
也。使役吏於穿去其土，石而為坦途。然後
華表巍巍，矗矗，而其高如倍前基也。衆皆

此時氏鉄尾
崎在城也
元和三年氏
鉄新築尾
崎城居其
祿六万石自
元和九年寬
永十二年其
同十九年為
當城主也

愕然而賞美其意術之迅速矣。其人曰：蔡表亭立怡好底天下無及也。貞幸歸見長政公，公曰：汝心匠超於人遠哉乎！其價廉而工之精者，貞幸能為之矣。

○同六年十二月築大坂城外郭石壁。里田筑前守長政、鍋嶋信濃守勝茂、加藤肥後守忠廣、松平新太郎光政、四刺史奉旨命而經營之。戶田左門氏鉄為監察。二使也。長政公令貞幸曰：我于此大營也。汝有奇策，故令干事於此也。必走勿怠之。遂監於事矣。四刺史之監使小吏共日討論。

寬永三年
移于澤州太
垣其祿十二
万石余

評議而其計抽于象也。諸監使以貞幸似為首魁也。其心以無費用為要也。其計畧之細大委曲不可悉述焉。幕府之副使号寫田清左門也。與貞幸同名。故改而呼左近右工門也。或時大豆業屋四郎左工門法名油屋新右子門。法名末貞幸營舍而昭語曰：乃父次貞其勇武之偉哉。吾輩昔年在城，中聞後藤又兵衛於詔大野修理亮矣。又兵衛曰：我嘗在黨田家，与告田長利竹森次貞相好。二子之武備正奇，并得至其全。凡絕倫也。今也与此二子計。

事則雖百萬之衆，昔豈為難之耶？修理曰：招之以祿，則如何？後藤曰：二子之忠烈，確乎也。雖昇之以國郡，不可變其志。嗚呼！惜哉！不得之矣。吾輩傍而聞之，甚驚焉。今見足下而如見次貞顏色，是以出不意哉。貞幸曰：今治世也。爾此言最非時宜止之矣。我祖父以武事赫赫於當世也。我庸輩敢以耻於汝矣。

○元和七年十二月，長政公告貞幸曰：汝亡父職吹拔旗而云有年，今也相繼而使汝於職旗也。克樹之否？貞幸報曰：旗已樹也。

公曰：已樹也者，何謂耶？報曰：我輩樹此旗，以左右於公而奉其指揮，則樹之何難有焉乎？公莞爾曰：好了。汝勉之乎？

○寬永元年，築大坂城。本丸石壁，貞幸監之。去年八月，長政公指館今年令嗣忠之公始預於此。大營負事以連年之績功之故，令監司之。以岸忠左工門近松四郎左工門廣津伊左工門為雜掌也。此時也。前田筑前守細川越中守松平新太郎與我忠之公四刺更監察之前田之監使松田三郎與衛堀伊豆也。細川之監使坂崎半兵衛。

衛明石源右子門也。新太郎監使熊谷十
 左工門安藤与三右子門也。与貞幸相計
 而見討論而貞幸現奇計也。運轉於大
 石鑿開於堅地而機術得其妙也。故其成
 功速而同年九月十七日終於功矣。然後
 貞幸名聞昭著於四方矣。
 ○同三年忠之公、建紅葉山石華表矣。是効
 日光山石華表而所石於本國也。貞幸再
 鹽之其功最速也。同年九月十七日成了。
 ○同十二年築江戶外郭之石壁。松平肥前
 守利常、細川越中守忠利、松平新太郎、光

政、鍋島信濃守勝茂、与右子門佐忠之、允
 五、刺史奉台命、監察之。每一刺史有附
 庸矣。屬忠之公者、寺沢兵庫頭松浦壹岐
 守、黑田甲斐守、岡東市正、小出大和守、松
 倉長門守、小出對馬守、大村松千代、杉原
 吉兵衛、土方木工之助、蒔田權之介、伊藤
 若狹守、谷大學頭、宮城達膳、正都而十四
 人也。其屬肥前守者、松平伊豫守、大和
 守、少輔、長門守、遠江守、信濃守、武和
 生、駒形守、長門守、遠江守、信濃守、武和
 辰、伊月守、長門守、遠江守、信濃守、武和
 後、伊月守、長門守、遠江守、信濃守、武和
 可、伊月守、長門守、遠江守、信濃守、武和
 田、伊月守、長門守、遠江守、信濃守、武和

四右守工門代田老者与者即高九三工屋門危者太
印工佐門也者作工細三津者橋工印門七也工山支
兵門美中谷平龍門井右田并安門危原九門村者
常紫平村大開工三源工權川左小工田工鬼也加竹
山田兵市學主門浦之門在木工川門七門大建兵村
室安者老若水苗市允奈工王門強也危也和部甚
七号也工磯荻村之也須門之西二山中守三也工
印赤川門工土次正松半也野村兵等門者十平左
兵也也也印危也浦兵松也十濟甲也内生即同工
赤門大土印兵工松肥濟平桑在也斐戶藤甲者石門
也對和方左赤門倉前也新山工池守川工孫津見也
杉馬守木工岩也長守寺太左門回者土者一田守池
原守者工門永大門者沢郎左也出中佐池右孫者田
吉者景之大久村守城兵者工森雲村守田工丘近内
兵丹山助取危者十庫安門市守孫者次門危孫藏
赤羽文者九工平開印頭藤佐三者三秋危藤工加助

山孫工門兵也工赤角馬赤立濃藤門九通工也一帶來
田兵門董子稻花森花儀也花守孫吉左口門京柳守島
八未坂八也葉工武工太有也者三田赤三四極監者越
印奈壽兵未民門危門夫馬彈福九門右門丹物豐後
否須羊赤下尸也工也也危守地赤印也工後後者田守
走市兵也右少立門松漆工者三門左織門理守西小者
篠印赤細工捕花也平内門海九池工田也丈者村左二
原兵也川門者民編阿記佐老工山門大青吏田美工神
龜赤松越火北尸葉設者看花門傳也和木者中兵門兵
之也平中吏川少淡守田川平川左守甲野七赤吉左
危松三常者伊者路者中端馬波工田者斐瀨兵藤田工
也平兵者春折村守牧在又危野門兵溝守二工井作門
松名印佐田溝上者川馬左依危也尸口者印野所左也
平見者藤七也杉三源允工田工編少次長危水九工遠
左守井安危五之浦大江門清門鳴捕危谷工久工門藤
近者上左工印危孫兵見存兵也信武赤川門危門也伊

者永井又厄工門中村彥長也伊藤若
 狹守者田川勝也長也伊藤若
 城守者田川勝也長也伊藤若
 平藤石工門也勝也長也伊藤若
 立也勝也長也伊藤若
 呼難哉乎人舉感有其慎矣忠之公所經
 嘗者鍛冶橋也自幸監之而其奇計成切
 查出於衆人之上矣人無不信服之矣
 ○同十三年築赤坂圍門之石壁此時又以幸為惣監使
 伊井掃部頭直孝土井大炊頭利勝監察之引準繩
 而卜其方境乃命於忠之而令築之各集

會而欲定其準繩矣忠之公引率諸監使
 而至赤坂也伊井直孝土井利勝同至而
 評議焉黑田美作奉其令旨也蓋為赤坂
 出地沼泥粘滑而其深如無底也堀其沼
 滿而引繩所挾白紙而為驗也堀其沼
 又退六步為六尺引繩以紺紙為驗也其
 紙繩者伴井直孝所定也其紺紙繩者土
 井利勝所定也以此兩樣討論而欲取於
 其善者矣固美作曰是此勝劣匪臆
 度之所建也我於土石之工為最拙我監
 使竹森貞幸者工切抽於衆使之辨之則

怒何得歟利勝曰竹森者土石之工切我
嘗得聞之見之則知其顏色乎乃微貞幸
貞幸進而躡居矣直孝曰此兩般之準繩
取之如何請聞其詳矣貞幸處然曰退而
高者紺紙之繩尤得其宜哉直孝有憤色
而曰汝不取前而低者夫如此則以出軍
伍為不好歟貞幸曰我於軍事非所能之
祇是泥中而以石壁不成言之而已直孝
曰取於退而高者則墀內不寬宏如之何
矣貞幸曰墀內狹者何為病乎毀去今之
人家而使此地於宏廣則為無害也然顧

視其右而手插前面之野徑而曰為此野
嶺之野徑數者地也今用高者則石壁益
高而野徑行人不能窺其內也更其地堅
確而石壁速成歟取於高者專在茲矣直
孝曰夫然歟乃堅於所曳之杖而形之曰
其早者如此堆之則奈何云而提起其杖
而示之貞幸曰不能堆之也早於其石壁
而不能保况豈為其堆耶夫石壁之保乎
以土臺為力而堪其重也其土臺也以地
之堅剛為力彼泥中柔弱則不能堪夫石
之重何夫可保耶直孝曰吾子貞幸何言

耶汝以能前一國之力圖之是乃管見也
走天下之力者廣博而剛強也何走可
不得為之耶貞幸曰誠哉以天下之強力
則所不為難也昔忠之于此大營而所費
用之資料至錠銀十萬兩而所費則一年
之賦稅也築之而毀頽則埋却大小石於
泥裏而再之三之則遂可成之則然費用
於三年之納米而國民饑困將士疲勞而
國亡躬亡奉悉為丐徒矣雖劍我首所以
終不肯之也我為國民而死者更以不悔
莫試於沼中之深呼小吏而使之堅竿杖

其杖長一丈九尺余此竿杖皆造之時
其長一丈九尺余此竿杖皆造之時
時其長一丈九尺余此竿杖皆造之時
樹之泥裏則湮沒泥裏此竿杖皆造之時
也貞幸曰是如此也此竿杖皆造之時
不言忠之進而曰阿奴貞幸不遜也何意
豪放也則對直孝揖曰我亡父長故見一
家人如嬰兒故家人呼嚶而不遜也其習
俗今猶如此也我於足下慙之此準繩再
議之而告其詳而已直孝曰乃父之用人
彷彿古賢也往年閩原之征役乃父以小
勢挫三成大軍是無他得其人也今視貞

意又如斯乃微顛幸曰我奉此大營使汝監
之克勉焉然其成功為勝安藝守耶否請
聞之貞幸敬伏而不言再曰汝為勝耶否
如何貞幸舉頭而報曰此大營雖非我商
商量之所逮藝州之監使皆拙於營作我
何為劣乎從翅我所好則為必勝欵公曰
其所好奈何報曰我諸有司各勤檢細密
也今此大營勤檢用否而不從我所計則
我心屈曲而無所用計策也其勝劣之所
在者只在計策也故云尔而已公曰此大
營從汝所好則為必勝耶報曰敬而養其

命則必勝不可疑焉公曰其用途如何報
曰以銀十萬兩欵公曰必勝則雖以於
三十萬兩我不吝之汝從其所好而以運
必勝之計為好矣夫克勉焉貞幸兼命而
退然後不為一事徒然而送日吉田久太
夫利安者貞幸親族也余暇日訪訊而謂
曰吾子未成一事徒然而送日是何謂乎
答曰我工夫之所費心焦腸腐而未語必
勝所在而如此耳經營之諸具雜品有司
存之我豈可用心耶我竊意書盟約條目
與藝州之諸司欲回其約也其一件曰今

般營造欲競爭其成功耶否但欲合心比
和否之事二件曰匹夫喧嘩曰論欲合成
和順耶但亂斷而欲行法否之事其他此
少之事篇目七條以之問之則亂斷競爭
之二事彼必不肯之也必矣是乃後終取
必勝之始計也吾子知此意耶利安曰若
未及于茲也按之史有意哉藝州之總司
者淺野甲斐守奇西將監竹本外記其他
監使雜掌若于也我總司者黑田美作小
河內藏允監使者竹森貞幸甚他亦吏雜
掌皆有矣遂書七條之篇自而兩監使合

面議定而約無改變也乃告神盟曰後日
雖有後悔變改之意取以無違失矣然後
其儀大定也吾副使者也
太即兵衛者藤田氏也
諸監使相議曰毀舊臺則雖其隅石巨大
其長及二丈則或折斷者有焉為備其不
慮以隅石各二柱欲取於伊豆真鶴也則
使小吏取之于茲有石屋甚兵衛者以鬻
石為業昔年以旧臺營作之餘石十柱得
加藤而有之遇此經營而待其償十倍然
今聞石於取真鶴其心不喜貞幸聞之而

意買此十石而將備其不慮所以然者毀
田壘則隅石之摧折者豈必二梓而已耶
藝淵監使未知之至其時而其技窮歟是
我必勝之一術也十石之價大九錠銀一
万余兩而可欸呼古田利安而密談之而
使之告忠之公利安感其詳矣利安此歲
遇益多日茲特公曰貞幸其言何周諄乎
翹從其心而已乃價得十石而用二石彫
琢之其餘八石者埋於土中其深一丈余
其役夫勞三千余之力然後使利安於告
公曰光晟必有乞此石則公必勿許之是

必勝之良策也公許諾之至毀旧臺而用
麻索之大而其圍二尺余者鈞其石以綾
車卸之麻索斷絕則其石墮而摧折者四
柱也藝淵之石者摧斷於其柱也二石者
取伊豆其餘三石忽溺如也光晟知野於
我十石而欲乞之惟恐不許容故依其伯
父尾州亞相義直卿乞之亞相以成瀨集
人正乞忠之與成瀨斷金之交也故
逮于茲忠之不許成瀨丈啣之然後毀盡於
舊臺而設於新臺之地盤加瓜民部為
監察使定地位設準繩木原木工頭鈴木

修理亮執於事而後割分於兩段而充課
兩刺史也兩刺史之監使小吏皆集貞幸
進曰割之而則其石合縫所者明而不好
也又些少之廣狹起爭之端也惟冀二隅
斜相割則公平而無爭端也諸吏舉曰是
實公平也則如其言也工夫之相割是貞幸
然而定根截之日矣淺野甲斐竹本外記
密策而其前日使役夫五百人竄居於櫻
田門內淺野內匠頭之家是明朝夙至而
在欲使之為根截也既而贈金銀衣服酒
肴於櫻田門抱關者曰明日為根截早昧

刑則役夫數千人繁冗騷動而敢以不
拘歛夜白而關扉遲則不至此繁冗也
汝悉知抱關者許諾矣是則欲使吾役夫
於遲滯也又謂抱山口之關吏曰明日為
根截早昧關門而使役夫於得夙入矣關
吏耽賄賂而皆能昔之也我監使不知有
此計畧夙至櫻田門關扉不排頻敲而未
應忠之公忿怒曰不排門則蹈破而為入
其声喧囂也諸吏隊長敲門扉而怒号矣
少焉而排扉時已卯之後刻也至臺地則
藝州之役夫五百人夙至而自前日竄居

也蓋與開更相約而早昧開於槩鑿土二
山口向而入也役吏骨碎汗流雖欲及之
尺余也於此我遠哉乎忠之公大怒曰我役
其不可及也奈之何貞幸何急耶彼為在乎汝
走後也奈之何貞幸何急耶彼為在乎汝
利安以貞幸而未矣利安奔馳而尋貞幸
則遭矣貞幸膨然而不言利安曰吾子
奈何而息至如此耶答曰我陷其計畧失
其術也無可奈之何而已利安曰公之忿
怒甚使予於呼吾子請蚤來矣乃相伴而
徐來躡履於公之前矣公髮立眼決口
吐涎沫而睨視曰吁竹森何晚耶汝每言

必勝今既如斯也是食言也我今將得天
下之嘲哂其罪在於汝也刎其首而我猶
不嫌如何貞幸舉頭報曰勿勞心我
將勝矣公益怒曰其勝處為在乎更欺我
也忽前而叩其刀貞幸曰凡人信於耳其
常也使我役走於呼已勝則人皆知其勝
也我能圖耳公曰然則汝為計之不勝則殺
於汝而後我死矣死生將忽判也怒色勃
也貞幸退而耳語其小吏曰根截過半
也將令役走退出皆發聲而賀其成功則
驚動天下之耳目而其勝在我若曹勿急

矣日亭午則揮旗舉聲曰根截忽成發聲而賀之人皆喜發闕聲三次而發闕謠其則後國之俗也五千余夫一同發聲如雷霆震則冒台聽相去百餘步也其命曰是何聲耶左右曰是右工門佐賀根截之成功之聲也台命曰其功速哉然後諸吏并役夫手舞足蹈而歌謠喧囂而出櫻田門遭於墜者皆驚矣既歸而後諸士之來而賀其成功者不可勝計矣忠之公大喜而曰貞幸老其術者也成根截置礎石之後層於隅石既二矣此時貞幸集諸

少吏謂曰今此營造為芳藝州之成功則我與汝舉見殺矣藝州之役夫者多而我役夫寡也多寡不偶匪以籌策者豈為勝耶其籌者隅石自一至十有差而不可混亂也明日隅石第三層也詐誤而將第石來然則石工至此却之歎則置而不移再將第三石來而使之於築焉所以然者此境致方六十步而其中有臺地餘地陘隘而不能將多石來矣雖然以第第八第九之二石欲登取之也是成功之時欲功之速也露取之則藝人知之而亦然則其籌

不成也故詐誤而為之耳其次將第
九石未及為如斯矣小吏皆得其旨也既而將
第八石未至石工之叱却而役夫讓其誤
於小吏小吏不聽爭擾喧嘩而至將劇也
傍人抱杖而謚之藝人視之咲曰筑人之
雜駁如斯狼藉也取第九石時又如此又
抹手而咲之其声嗷也然後既築第七
石而終矣斯時負幸圖曰爾小吏使我役
夫於與藝人競爭而敢以莫輟之必勝在
於茲必夫勿急焉遂至今役夫競爭也相
共轉石爛牛未知手舞足蹈矣藝人之言曰

我以多象若曹何豈相侔耶我役夫咲曰
素聞藝人之生稟欽胸助一隻而不足是
不具人也我全躰強健不屑於不具人也
自是惡言罵怒難然而相爭揚臂扼腕不
可勝言也貞幸詐而令曰競爭元是盟約
之所爭有也何至此教耶請止之役夫不
聽競爭猶未輟也這競爭者一計器蓋始
是偶也以終好競爭者求速也
是所以終好競爭者求速也
末之隅石運轉重疊而將成其功矣藝人
恐其後而急雖欲取隅石其途之遠不可
逮焉藝人陷此算略而其遲滯為甚矣我

此時黑田家
費用銀十二
百七十五兩
六百四十五
兩

之歸本國也。吾忠之公之勲勞碩大而貞
幸功名昭著。於天下也。今年冬十月歸於
本國。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郭都。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序年。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同。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凶。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而。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江府。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本國。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陣者。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柵設。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役置粉骨推身而石壁大成矣。負筆詔
以。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丈。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今。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之。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石。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是。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以。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成。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後。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淺。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市。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也。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也。而石壁之台。亦於此年。而石壁之台

○羅敷而不能於樹材結柵矣。問貞幸乃答曰：安也。使番匠於以大木造土臺而樹材以結柵，更用大小石埋却其土臺矣。其堅固如生於地中出也。人皆稱工之速乎。城背有砦，天草之凶徒一千四百余人守之。故名之天草凡矣。凶徒放鳥銃而惱我軍為特甚也。此砦之山脚突出者，有小山人名之為龜頭，其形似拳龜首也。其小山之高可四丈，其頂之平處可方二丈也。三面之巖牆節而如石壁，一面至天草凡之處，有一行路極危峻而難進，於一步其道。

十三步余也。遠視則如相附而不離，近於敵地可知焉。我柵外至小山其道阻六十余步矣。日以竹束相倚而漸至山下也。皆謂曰：登此小山上設井樓放鳥銃則凶奴恐不能保此砦矣。則以囊沙造道將達於其高矣。遂考監之以囊沙三万余負，欵是非容易所可為也。眾皆至失其術也。忠之公徵貞幸問焉。報曰：是人之所難也。我以計畧則却為安也。然日中而掠取之則諸軍皆為驚耶。是則時之名譽而譽名蓋貴。後昆欵我老也使。詭臣之壯年者於掠取。

之者我誨之而令為之耳傍人稱其篤實
捐遜矣公大喜謂黑田三左平門曰爾得
貞幸指南而為掠取之然後使木匠造井
樓其制者樓之大方七尺用木礎而樹四
柱其四方用木板堅厚者為楯更設箭窓
也其木礎施於車以縱橫四欲令便於進
退左右也其他機巧益多今未及備矣製
之法又用大木之長者接續而靠於山而
使之及山頂以為階梯其廣一丈五尺以
脩竹四五莖束之編連恰如筭也其梯之
裏心陷處以檣柱反之而使之堅固矣其

形象如棧道也既成而以井樓擡起而自
棧道進而至山頂井樓之內令樓健卒三
夫而用鐵挺推之更用絞車以大索而進
退得自由至恰好處而止恐於為風顛倒
而以大小石埋沒於木礎而令堅確既即
鰲鏡也諸軍視之驚而曰日中取敵地是
何之工夫之入而至如斯耶咨至妙哉乎
天草丸之凶奴不能拒之皆北而入本城
遂成空郭也是貞幸克為之也
○十五年二月廿一日貞幸與息男三安至
吉田臺岐重成營舍而夜話矣吉田息男右馬

○大夫猶子齊之助等親簇七八輩在坐，負
韋將歸，而與壹岐相與顧左右曰：「今夜必
有敵之襲，未敢爾，豎子勿怠矣。」而後皆歸
去也。夜將過於三更，陣中動搖喧囂矣。城
中之屯長，芦塚忠右五門千輪五郎左五
門率一千百余人，而夜密襲我陣，營放火
我兵則出而討焉。凶奴忽敗北，斬首百二
十三，并得生口十七人。也。我士死者又多
矣。有問負韋者曰：「吾子預知夜討之來，若
通於神也。如何而得知之耶？」負韋答曰：「嗚
呼！汝怠武事，何走拙耶！我日夜不怠於此。」

○事也。昨察城中視念擾之氣也。方夜側聞
有婦女之哭声，是則夜討之象也。我非有
神異也。汝知焉。人皆曰：「負韋老於武事也，
同廿七日，諸軍攻城，而敗外郭，既而日將暮，
諸軍在郭內，而經宿，忠之公立床几於天
草几，負韋侍於傍，而後吹拔竿頭，現一行
白氣，其形如枇杷葉，其長九尺余，恰如凝
煙，直立亭矣。負韋蹲居於几前，而言曰：「
吹拔竿頭，現白氣，是祥瑞也。昔年老父自
樹此吹拔旗，每戰場有此氣，而示祥，皆無
不勝也。最以為奇瑞，請禮焉。忠之公下床。」

○同十八年以日本諸將之系圖見藏於日
光山之宝库矣諸家保元并傳三百年
黑田家之系圖以貞幸達江戶貞幸國日
福而川以新字福國之漆同堀正意與貞幸
為焉

凡拜禮曰瑞祥銘心腑堪貴重之哉此如事
其勸請一超傳亂其時人皆拜祀之子此藥之故始
之城既陷貞幸入旗於本城尤先於諸軍
也相廣細川入旗矣故天下以忠之稱先
登以細川稱弟二矣稱其弟一者貞幸能

○同十八年八月日歸國
以夫田備中守資宗備台覽矣十九年
討論考鑑而改旧稿新作圖十二月九日
正月八日歸國
公曰去年以系圖備台覽我意快然也
今年以建安國殿前石華表奉台余欲
使汝於監之虽知其老苦益加以此公役
之故使汝再行也克勉焉乃賜以白銀二
百餘兩是則盛錢也貞幸拜戴而退矣同
十八日開駕清朝人謂駕也二月至江府于
時紅葉山之石華表歌斜貞幸至而修補

而求速功更謝其恩賜耳。
○同二十年前有謬貞幸者而得罪也。以所職之吹拔旗附屬川村正兵衛。後助松之竟致放供。薙髮白号道也。居士盖平素好禪学。參於江月和尚。頗有省悟。後避福留而至遠賀郡藤木邑。以養老為事。益得安閑也。後又移宗像郡池田邑。其地岑寂而允得其趣也。
○正保四年日光山靈廟後面之石壁。依大雨洪水頽崩矣。盖靈廟之後三面曲折而有石壁也。其高者可九丈。其早者五六丈。

而構於高山之麓也。廟之回廊与石壁之礎石相去七尺余也。其近而覆壓於靈廟者如此矣。或時大雨之日。其水滔而廟之左邊之石壁其高可五丈者崩頽矣。盖石壁上之山嵯峨而重疊。每有大雨則其餘水蕩漾於石壁。其未流直下而恰如飛泉也。宜哉石壁之不保也。即達台闡徵諸老曰。如後面之高石壁崩則靈廟忽毀。敗走如何乎。諸老咸曰。黑田筑前守陪臣竹森清左衛門与青山大藏陪臣喜多玄番嘗築石壁而有譽名也。使之監察之則

有好思量矣乃余忠之公而徵竹森忠之
辭曰清左齋門年既闌老而如忘也今蟄
居而養老惟恐不堪其任矣再徵之忠之
不能固辭遂使清左齋門入道道也詣江
戶矣乃与玄番同至日光山矣西善左
吉田利安曰嘗聞喜多玄番以築石門善於
巧微至戶也我加藤清正家而善於
列也其時未與也至其時未與也
阿部豐後守忠秋為台使也忠秋左石壁
下而徵道也玄番曰此石壁極而高也欲
至後昆不毀壞能令傳無窮也若曹土石
之巧既冒台聽故只今使二子監察之

無遺衰緒而詳言焉道也舉頭報曰謹得
奉命也一覽於石壁而後報之耳即起
而與玄番徐步而至壁下檢察焉歸來而
侍於忠秋側也忠秋曰各以檢察所言其
詳也玄番先言曰是此石壁其高也甚哉
今改築而二級之則必夫永久歟忠秋曰
二級之如何玄番曰築之五丈許而退於
地位四五尺而更築之其高五丈計而為
二級則恐為傳於無窮歟忠秋曰道也之
意如何道也曰夫石壁之不前者雖使之
高起不前也其前者雖使之低早不保也

崩與不崩者不以高低以其築之拙與不拙而已我今察之雖令於其高如元末為危之也苟欲其堅確則舊石壁者白若而今又別擇取於大石之方七八尺者而重復而命築之則其堅固恰如天成之巖牆耶天下之力者至大至剛也取用於大石者不異於提出彈丸也忠秋曰玄番所謂二級之則如何道也曰二級於是者我不欲之所以然者上之一級其高五六丈則其重也如負山然下之一級不能任於其重也竟所壓出而壞崩也必矣唯一級

而重複者我所欲也若慮於有誰某公之歷覽而詰難其高危則一級上除去三尺許然後退地步三尺而更築以石壁之高三尺者則無壓出之患而已忠秋曰稱誰其公者即言台覽也汝之言微婉也我又未知台慮之趣也宜哉言之也以此而般奉台命而後定焉耳道也亦須同未而啓其詳矣乃歸於江府也即冒台聽於是與諸老相計而遂以一級重複者為可松平右金吾以手牒告道也曰日光山石壁以吾子指南既議定故我明朝

○至日光山之時，餘暇日欲見於花巖瀧，而企肩輿至瀧水之下，乃詠和歌。

立見水心毛面ハユシ老ニ朽ニ影ヤウ比卜

常詠和歌而遺詞多也，其詞花言葉，雖不優美，述於懷之趣尚，催興者良多矣。

○道也居士自壯年多能技術也，嘗學相刀

劍於建部内匠頭政勝，其古新真偽能辨之，其國某甲作十而不誤一矣。本阿弥家感其堪能也，昔年在江府而与防州之畫工雲谷等益語，遂為心知，傳於畫法，運筆而漸入精微，能於摩布袋二圖又畫

山水梅竹，而至於真也。及其老而無曾一日未談軍事也。從來好讀三畧，語人曰：我讀三畧而玩味其意，樞要處在首一句，所謂主將之法務而擊英雄心云云。此外別何求乎？擊英雄心者，保於國戰則必勝，不擊之者，家亡國削也。喜軍事之樞機，故乎其心寬宏而獨有大將之器機矣。後改鎧常所玩者，兵益也。原之城歸陣之後，改鎧之舊制，別新造而名速著，其制之不用，皆以砲頭釘鐵鑲，或皮革或麻條，各隨用為之，不以華美一貴素質，蓋用之則雨

霧入河水而不至毀之，久納而不朽，帶之則一瞬而則得，故速著之名起於此也。兩刀之低昂得自由，其便捷不可勝計也。其制法人未知之，京師函人皆彥三，即傳之為之，又制大小刀，名水不入，其制別有法也。投之水中，虽經宿，不使一滴於冒其內，况雨露浸淫乎？是乃軍用之要用也。其心匠杳出於古人之上矣。

○貞幸忠於君，孝於母也。其生稟質朴，而不知諂諛也。有譏者，而得罪於君，三四回皆以實免也。每嘆其不遇，而不次怨恨，忠直

益確乎，或時毛屋多右衛門，謂貞幸曰：吾子忠而不得於君，信而不得於友，動則得譏，盍去耶？天下之諸侯皆知爾品，題食於他邦，則祿至萬鐘也。何為區區於一室中耶？答曰：嗚呼！爾不知道也。我食祿於此家，而三代于今也，我不得於君者，不幸也。豈以不幸而失忠直之道耶？求祿於他邦者，遊客之巖也。非世臣之道也。我卧刀劍而後安於君主之心者，是所冀也。多右衛門汝又世臣也，枉於道而從於己者，是妄庸人而非雄士也。必也休言焉，其忠，心乃如

也生稟聰敏，杳抽同隊之兒輩也。十歲而
好蹴鞠，蚩大人者有不逮之，後竟為上足。
○元和元年，作之丞十三歲，能相於刀也。蓋
父貞，幸得建部之傳，好相於刀劍，愛我兒
之聰敏，而試誨之，兒明智而克通習矣。人
皆奇焉，長改公仄，聞之，未信之，或時謂貞
幸曰：汝之兒習於相刀，而能有得焉，吾未
信之，其果然耶？否，貞幸報曰：臣好相於刀
劍，我兒見之而羨之，故誨而使彼相刀也。
其國某甲作能辨之，長改公奇之，則徵而
令相之，始出服差，令相之，兒曰：此作者金

重也，公曰：汝失之，再熟察之，兒曰：非金重
則必志津乎，公曰：是也，此金重，阿內，光
室者，相而不失，志津作之，再出一刀矣，兒曰
青江也，公曰：失之，又曰：必來，國俊乎，公曰
好，延壽也，公曰：失之，再能察之，兒曰：必青
江歟，公曰：當也，公曰：失之，皆先輩之所相也，汝所
相之，精密耶？希有之奇才也，為賞之別，以
一刀賜焉，作之，承拜戴而退，其進退舉動，
如非敢小兒之容儀也，左右皆美之，其思

賜之刀者傳而在乎孫之家也其前刀之作
皆銀而波之影物也其美至也
長而昵近於長政公羅遇厚矣公指館而
仕於忠之公思顧如無倫也平生好操筆
善李文張墨跡學之竟至其真也又好御
馬有福山長助者以御馬其名達四方師
之三年得其傳也垂沛艾後足御之則胸
喘膚汗矣又好放鳥銃射鵠於三十步外
不失一也飛禽走獸恰無所遁可謂好手
也其他技能雜藝皆無不能焉
寬永十五年二月廿七日攻原城矣
事見

傳諸卒各爭先登鏡鈿子亂飛而不可敢
面也三安衝斥之疾至登石墨蟻附城壁
而不退既及黃昏也故使諸軍於退天草
丸其號令大嚴也三安不退而以謂明朝
攻之則我必進先登今退則恐明朝有成
遲退狀故欲自若而經宿也再以杉村喜
平兵衛令曰攻城在明朝何退之晚耶三
安先容他之不退者而可登末耳以守其
軍法而各退而至轅門矣翌廿八日朝將
入於本城三安先登而到西面石壁大平
之隅而登於壁如坦途也相繼而至者三

安之弟六即兵衛時幸又相次者木付大
三郎兵衛源原田怒安駿騎傳田上三郎
左卫門浪備前之各至也賊徒八十餘輩忽
來而拒戰爭甚急也三安既突二人而倒
之時幸伐三人殺之賊徒之中有輟石拒
者其石大如鞠撲三安頰車而碎拔齒一
雙血流目眩顛倒家僕在傍扶之以歸矣
長與公高政公在石壁下各揚言曰三安
威勇將挫愚夫助之而勿怠焉至忠之公
前公曰勇哉汝已創也至陣舍護養焉三
安報曰我創些也我豈歸於陣舍耶竟侍

公之側而不去也三安時幸兄弟先登振
威勇人皆稱美有其骨也
○同年冬有謔三安者三安不說請證之忠
之公使佐谷丘即大夫政俊言之曰今判
斷之則必獨有得辜者我不忍殺人也汝
為養創而到有馬之溫湯其婦時欲以平
和也知汝無過明也三安則至攝州有馬
也出浴而直起京師優遊彷徨而歸公忿
然曰三安傲放不拘如此也其京師遊歷
是何謂乎三安大憤曰是素令昔也非我
私心政俊知之耳按之必也謔口之所為

也我與譏者一刃以為試之吉田知章佐
谷政俊諫曰三安義膽涉宴哉殺譏者是
似殺居也既則將成真之罪者是非大故
耶嗚呼惑哉而後止遂去福岡而至怡土
郡深江邑主於叔父利友家而居焉三年
而忠之公使三安於移鞍手郡山口村山
邑餽之同十九年三安意公平未決我
終被食譏拍口歛潛出山歸赴京師忠之
公責不負幸拍苗之負幸謝以不知焉忠
之公為捕之殺而使人搜索正與三安在
攝州大坂聞之即出奔而赴關東微服潛

行而至下總國志津邑也領主上杉宮內
大輔長慶怒其無賴而賤顧益厚矣而後
避其厄矣長慶薦之堀田上野介正信正
信聞三安品題而將喚之以松平伊賀守
忠明與黑田甲斐守長與乞於忠之公之
宥怒然不聽焉再之三之而遂宥而使三
安於行正信家也正信頗喜之詢書於上
杉長慶而謝於薦舉之辱矣此書也正信家
而暗語矣正信曰我有遊客号竹森作之
亟則徵而在傍彼三安者原之城征役於

黑田家稱先登我聞其詳也近年一統之
治世兵革不動昔年乱世振武威者皆老
死今也以原之城役為眉目也我得三安
為得人也忠清曰我嘗聞其名今忽見顏
色頗欣然也武名之芳人豈臧之乎名作
之亟者恐童名歟正信冀曰請名焉忠清
名之以大藏也三安拜伏敬謝最有顏色
也凡撰拳於士而榮幸有如此者所謂信
於久屈之中者蓋此人也
○明曆二年嫡子少助此取貞幸童名少介
次名貞石有不奉主命而得科也三安

○
街曰我童子夫何知乎大丈夫而罪此少
年我未知其當否也我不忍食其祿遂出
奔而赴京師正信大怒曰日本六十餘州
其諸侯凡有限有扶助三安者我必不聽
焉於是放浪有年矣長與公曰三安者我
家累代之所從也放流而無所賴我不忍
見之竊微而歸本國主於碧松菴家而居
於高田邑也然後長與公以久世廣之伊
賀守忠明賴堀田正俊而請於正信之宥
怨焉正俊曰正信貶謫而無聊也豈為遺
於此怨隙耶祇二公以心而商量焉長與

聞而喜矣，乃告光之公，公然之而徵移福
固為騎士之列，稱之丈組也。固法
略此，劉使於他邦，則有佳名，與賓客接則
應對中度也。光之公殊遇是厚矣，即選而
置騎馬小將，國法頭督騎士三十餘人也。
○三安巧業墨也，更能細字，倭扇之一局中
書於百人一首之和歌，此一局中上之廣
長六分，其纖細如毫毛，其鮮明如鴻書也。
以此細字扇寄進志賀明神矣，人舉曰：古
今未聞如斯絕筆也。
○或時三安詔曰：我幼時好蹴鞠，當時從長

政公遊名嶋，黑田一氏使予蹴鞠，公視焉，
初自揚鞠，至其終不失一也。高揚之則其
高也，至二丈余也，傍人云：此兒之高足，豈
有識家不取之耶？長政公賞美良多矣。
○又曰：或時詣管等八幡宮，以所携之鞠回
廊之圍內而弄之，人乞予高足，則揚之四丈
余，而令飛越於樓門，其樓高三丈余也。他
人試之，竟不能焉。
○又曰：或時有狂狗欲咬予足，其怒吼如不
可面也，予以詔不如以鞠足，則以足定蹴
之，忽蹴狂狗之肩，其狗一吼而飛，二丈余

投於城外之塹，墮予，適得脫其難也。從來
所謂鞠者，九德一損也。予未見九德，翹蹴
狂狗而脫其難，是一德也。其他蓋九損耳。
○三安技術不可悉述也。圍碁、雙陸，皆能之
而不降於人矣。又好謠於訊，其數及二百
番也。皆得其家傳也。鼓笛之節，操有傳之
也。可謂堪能也。
○嫡男，名貞武。正保元年生。肥州松浦郡唐津
邑。童名少介。後名金左衛門。昵近於光之
公。屬歿後，為京都雜掌。在京三年而歸也。
至于事而役，而不怠。光之公賞美其厚。

實矣。然後仕綱政公，而為扈從頭也。是登
用於其選也。當行事而皆得其宜也。天和
二年，從綱政公在江府也。光之公為參府
時，所改清左衛門，蓋光之公與綱政公同
徵貞武。令曰：汝行於事而翼也。故改其
名，取祖父舊名。清左衛門也。夫祖父清
左衛門者，此若忠義而超，勇武也。天下
之人，皆知其名也。汝勿恥於父祖之遺名。
矣。貞武敬屈而退去矣。夫貞幸登祀，雖未
奉仕於二公，今既辱瀆於二公之口吻，是
無他，能勉其勤耳。

○延寶二年三安患積聚療養無術四月十一日卒去行年七十二葬妙樂寺号冰源宗好居士盖次貞貞章三安共卒年七十一也人異之

○二男十郎左卫門貞則慶長十年己巳生福岡及長為商家而貨殖貯得銀米幾多家人夥財宝在鳥原之城征役之時三月廿八日追而至貞章陣舍矣貞章叱曰汝作商家有所以然也凡如此之征行親族業武者舉至也妻子老輩誰夫顧之耶故在欲使汝於護之耳今汝來也不從我命

事於非職之武勇何夫不孝也乎汝可登歸也貞則敬屈而去席矣往令兒三安所謂曰我以赴此戰場得罪於父而心鬱陶也雖然我壯年而不顧父兄存亡者非其患願乞垂慈宥矣然遂不歸二月廿八日登石壁与敵相接而鎗劍交錯時以大石撲貞則膺其石落而打足跌忽顛倒傍人扶而歸貞章睨視曰不聽庭訓者如此也何夫不死耶扶者竟至陣舍貞則屈欲再到腫痛痿弱而不能起也至班師而同共歸家也

○同十六年七月於任吉河原有傀儡貞則
設棧敷見焉有警守船津市之巫者俗謂
諸師步對貞則而其言語甚誇貞則忿
怒曰市之巫何誇之甚耶以奴隸庸輩見
我甚蔑如之甚也我豈赦之耶則叩服刀
傍人抱持而不放之故失其志而歸憤爵
無所遣也八月一日為賀此節而往於竹
井清左五門正之家市之巫向至而在座
貞則視之平爾而言曰吁市之巫汝知昨
非耶否忽以服刀斬其頭血流淋漓也市
之巫欲執刀正之與傍人相阻而抱持之

不敢放貞則怒曰不至殺之是正之所為
也遺憾不少矣忠之公聞之曰公此時忠之
貞則傲放而斬警守者是蔑如於公庭也
其罪不輕也既將殺之長與公丁寧抱扶
而使貞則於避本國而至豐前也既往於
仲津住居改名号彦左五門又去豐前而
至播州居焉三年而至攝州大坂慶安元
年赴京師而成放遊密其志高邁而嫌俗
狀薙髮号坦哉翁遊行於所勝境而落
魄矣後入音羽山在清水寺之境內也于
茲結得幽棲而甘閑靖好作誹諧与正章

友善其發句秀逸者多在萬治元年五月廿六日因病卒去行年五十四

次貞三男吉次傳二男非世早世

善兵衛吉次童名竹松天正十年壬午生於播州實父者竹嶋伊助者也伊助一柳伊州詎時伊助天正十一年戰死後從母之嫁次貞家乃養而為子憫其孤弱而顧之過於實子也其稟受剛勇也或時豐前中津源原梟首若于級壞爛臭穢人皆擁鼻也黑田總右衛門末於次貞家暗語竹松在傍總右衛門戲言曰爾孺子有勇耶否今仕給之輩無勇者不足庸之孺子取得河原之梟首一級來者我以為剛也不取得

之者臆輩也取之而未者賞之以是云而
捧其刀而示焉竹松意死人之爛肉有何
敵耶我取死首而得活刀者可謂韋也對
總右工門謂曰以臆輩見於我我耻之往
而取之耳總右工門咲曰然則勇者也時
夜成之後刻也密出而往人不知之忽抱
首歸乃示總右工門我食言遂與其刀
武夫哉實獅子也我不食言遂與其刀
而去其後傳在彼家也其母怨言曰總右
正門何不慈耶我少子恐懼之心夫奈之
何想像之則我心忡忡：虫得宝剑連玉我

豈喜之耶人皆信焉

○文祿四年朝鮮歸陣之時十四歲而仕長
政公及其壯有病荏苒而不愈遂成瘵疾
也辭於仕而養護矣見宜堂正溫古林氏
始仕于長坂施藥餌三年而虫得於愈倦
體羸瘦非昔時矣終為遊士在柏屋郡延
內邑也次貞與囊米三百負而曰汝為放
遊士是此米囊宜無蕃息而永匱於家資
也婦家人衣食者今別有與之能勤之而
可得成富家也於是成貨殖士移而在福
岡家富多奴婢也常好而慕慮陸風矣長

政公曰告前病後時侍長政公遇汝好茶
不傳其道者庸工也遂到京師而遇於宗
味居士見稱文秀屋公入典茶亭以遇厚
士蓋相傳而傳千宗易余風而得與旨矣
其茶器之備也漢土轆茶壺也所傳牧溪
畫天明金其他雜品皆備矣長政公好此
風姿而入其茶亭告次御應盡善盡美也
凡為時之貴族日以設於庭而肥馬卒徒
往來絡繹而光彩生門戶也長寄之高船
入巷則馳走而行交易得其宜也鈍子編
子花紬縐紗白系繒繡絨毛氈細絹葛

○
布及蘇木砂糖魚皮器皿藥物書帙鮮紙
筆墨紈扇珠玉皆并得之交易之利潤不
可勝計也家業繁滋而至於所貯之白銀
三万余兩穀米五千囊可謂富也舍屋倉
廩書院茶亭皆設之而美廉最極家人益
夥矣忠之公依其先蹤入此茶亭也告次
辱之酒茶之饗甚勤焉可謂繁華也
○
娶塚本水心女而生四子水心俗名七郎
此妻死後寬永六年三月娶野口左助女
此妻無一子也嫡男号四郎右工門領与
米銀若干而讓本宅陰而在市蓋如大隱

也。二男半右工門，別點舍屋，與銀米作酒釀家。三男父左工門，并於隱宅，與銀米而讓之。四女嫁竹井清石工門也。寬永十七年移博多，後再往福密矣。此時也。產財減少，而世理寂也。徒以無事，而不以榮貴也。慶安三年二月，往京師，而傲遊有日。既而到大德寺，師於江雲和尚，孤蓬菴，而薙髮。号正，因宗善居士矣。且月歸家也。先是參於江月和尚，而略有省悟，故常事禪寂也。至搜老茶味一椀，碁局一圍，足消遺於世。慮耳。延寶元年九月，且日無病而卒，去葬。

妙樂寺行年九十二也。孝孫又右工門，重治。建石碑祭之也。重治者，宗善居士之二男，半右工門，重氏之一子也。重氏卒時，二歲。祖父祖母，愍其孤弱，而育之。如及長，產業不怠，生財以道。銀米蕃息，而其富十倍於昔時也。宗善居士，老後而炊煙寂寞也。於茲，重治努力而養焉，不使之於至夜。食匱乏，可謂順孫也。宗善沒後，祖母之孝養，竟不怠。定省有誠也。蓋宗善之嫡男，四即右工門，三男父左工門，踈豁於生理也。更不幸而至財盡，故貧窶而不能顧其親。

矣重治之孝養獨能之延寶三年十月
火于重治家也舍屋倉廩財寶并罹火災
忽成孤獨身也光之公不棄於先祖之勞
愍惻之大厚矣然杖之以白銀二千兩公
之慈仁無所報之然後產業繁滋而再成
富家也

新右衛門利友傳四男新七無傳弟
慶長四年生於豐前國中津也二歲而移
筑前及其長而仕於長政公公指館而仕
於忠之公為近侍寬永五年扈從忠之公
於江戶每其肩輿之出必步行而從之
微扈或時發三里當其步行而瘡口吐膿
血傍而拂拭之追而逮其行也以其行列
淵如之故得罪而被黜也乃還本國而放
流也同十年去福岡往怡土郡深江邑
寺元筑前之郡也源江邑者改姓名号山

井弥左卫門落魄不羈常海漁山獵適其
意也同十九年肥州有馬邑原之城征役
隨令兄貞幸而往伐敵而有功矣已歸則
又到旧棲而甘於閑靜也
○同二十年六月徵而再仕同七月司鐵炮
二十位而置於先鋒之小將矣
○正保四年六月廿五日暮婁止鵝流之商
船蓋_號鵝_利也_無二艘未於長寄港也其船
長十八丈橫五丈余浮而出於水者一
丈五尺計也舳艫輪困而高聳帆檣之繩
索重復緊密而恰如港内生一島也今一

艘者長十六丈橫四丈也則使通事問
其來由矣垂客曰我船斷絕於日本之通
路而交易不得便也願請宥之而交易勘
合自若矣_{其語如斯倭人察其船之形}
勢武備_盡整齊也船之左右設佛狼機二
十位其他_{弓箭于}戈甲皆設也其人非
商賈輩或主將也長之族常帶刀劍凡二
艘所乘者四百六十人也專使與船主三
人其年可四十也其他皆壯年而無昆崙
兒等雜使至水夫及僕從而現皆精卒之
相也專其攻戰之備明也蓋嘗南蠻商船

弘於耶蘇之邪法我國民皆作妖徒也遂
禁遏此邪法最嚴密也然後寫原天草之
妖徒毒殺於庶民矣治平之後欲使妖師
不再來於我土故遏鵝流太之來港矣翌
年再來訴陳其不害也知必其詐而敢以
不肯之更令曰若再來則殺之耳翌年文
來矣於此列蠻客長六十人使其余皆還
於本土而示之曰若再來朝則焚其船鑿
其人矣自是設防禦而備其寇賊也錫島
黑田而將監守焉今蠻船之來乎必至殺
盡之歟船亦朝之時至亞馬港國法謂此

主曰日本者禁耶蘇之法昔年我海船若破
國見殺者禁耶蘇之法昔年我海船若破
流魚於國異其邪法者則一流也我長崎頭
目馬場三郎左衛門會集於長崎聽而長崎頭
諸將奔走馳驅而會集於長崎聽而長崎頭
松平半前守忠之也音臣左者黑田侯三先登寄諸
中兵高橋津田大之丞金右頭門者寵臣左登寄諸
村兵高橋津田大之丞金右頭門者寵臣左登寄諸
諸士至者百餘人其錫島也迴萬戶守金右頭門者寵臣左登寄諸
守也并家臣長岡勘十由同監物米田典七郎

其平野前次右正門清田石見藪
他至平野前次右正門清田石見藪
士百九此十餘計八千是村權兵
前庫頭三外立花左也勤舟者
兵使內有城主中日人高野織提
察而不出師也中務根者津守
守於前出師也中日人高野織
長壽村因領之海上島不防
故使歸所領而諸將議曰待
日也久矣垂船見其機而逃
而祭不可追之何乎則相謀而
索雙繫大船而布以長板如長
波也其道垣乎而以可馳馬也
此洋橋也

更施麻索於水底欲掛槳以遮其行是備
於其不虞也是黑田我忠之公此年當動
番至攻擊之則為先鋒也錫島次之其他
諸將又相次矣忠之公令曰奉台命則
我先攻之敗之也有得速功之者至將
士并步卒皆告之我擇其言而有其理者
不以人捨言矣利友進而言飯田角兵衛
曰以衛大音六左衛門飯田角兵衛
則我將以火攻以是此籌策言之有取則
為幸矣飯田角兵衛此者其大如山其剛
似鐵也火攻之術恐如迂如何請聞其詳

利友曰以大船數艘載之以柴薪蔽之以
惟幕密附於賊船而放火耳飯田曰賊徒
排斥火船則如何答曰預以長索拍連之
則豈為排斥之乎飯田曰繩索先焚則奈
之何答曰船底設鐵環水中而拍束之則
何焚有乎問曰設環於水中如何答曰空
船而設環然後載柴薪則其環湮沒也又
問曰監主火船者如何答曰迂哉問焉我
謀之則我以監之也夫死於忠者水火與
戰劇豈為異耶報主恩以隕命為素志我
掉揮火船蟻附壘船而放火則不可有不

燒却之今用火船六艘而為二隊挾壘船
而相寄每一艘用監使我則率之耳飯田
曰好矣其勇悍而不撓咨勇士哉乎則告
忠之公善其謀而許焉既則以倭船巨
大者載之以柴薪又買得民屋而毀取之
以其乾枯者載之以惟幕蔽翳而待其用
也既而井上筑後守山崎權八郎奉台
命七月十二日發江戶同廿八日至於長
崎也集諸將演台命曰此壘船為詐陳
於交易勘合來朝不用我國法其罪當
死以慈仁惻隱宥恕之使彼得歸於本土

也諸將各奉命而八月十一日遂赦而
令行矣登州港占浮橋開駕而歸然後諸
將班師矣忠之公還坐於本城徵利友曰
汝以火舟之籌策容於忠逮蠻舟歸而不
為用之以其忠肝銘刻我心腑繼亡父之
遺名者孝之至也咨汝忠孝之士也以不
成其事之故今無其賞以辭賞之汝克努
力矣正保四年兼修造監使轉行諸慶安
元年九月改前職而為鎗卒大吏以二百
五十人監司之柄張并增食邑是暗稱美
者策也同二年六月為監察使

增食邑而寵遇益厚矣

○慶安三年十一月忠之公謂利友曰當家
之吹拔旗者亡父次貞職之而有成功也
今以其佳例使汝職之克勉而勿怠焉十
五日吹拔一流旗二十流及諸具并領司
之在此時吹拔源助家監察司如元兼司矣
○明曆元年秋光之公與諸老議曰國中竹
木專於私用而妄伐之如此則年而公
私之要用將至闕乏矣今點檢用否而使
竹木蕃滋則公私之用恐夫不竭乎乃使
利友點檢焉利友意竹木之用者諸人之柩

要也、宜哉有此事乎、我不怠事於此、則理
人之慈無大焉、承命之後、奔走東西、驅馳
南北、而山岳野原、村、里、考監於其土
之瘦肥、燥濕、剛柔、寒暄、而各從其宜、而栽
竹、養木、或松柏、檜杉、或楸、椿、桑、茶、皆以農
業之餘力、而培養之、三年、而其用倍增於
往日矣、暑若雪、辛敢以不怠、可謂勉矣、至
經年序、其用大足、人皆無不喜焉、又以不
妨耕植之地、曠野荒岡、蕪廢、澤割、分而
與於人、使之栽木、竹、而為己有、授永代得
分之券、狀、則人、進於為之、而其材之繁

滋恐倍增、與諸老相議、而啓光之公、公善
之、而許焉、士農及工商、各欲得之、皆授券
狀、而令栽木也、至年月之久、而松杉之茂
盛、不可勝計也、舉曰、利友之功大也、其息
男利實、從而相輔之、土地之可否、培養之
術、皆以得之、艾繁、與瘠、其功最得其宜也、
自是良材、薪炭、有豐饒矣、
○萬治二年、築荒津之湊、俗名以利友為總
監司、蓋福岡之為海濱、面於北、而大洋万
里之逆浪、狂濤、直來、而商舶、漢艇、遇其難
而漂沒、敗覆、動則有之、光之公、愍惻之而

費用於數萬之人力而欲築湊也利友亡
父亡兄以巧土石之功故慕其遺功而使
利友築焉則造石艇數十艘以轉輸石於
近境之島嶼而築之荒津山下東行而石
堤長二百五十步高六尺橫亘三十步其高
三丈余也半在水中半出水上也其築之
駢石艇二艘以大索拘束之以礙繫定使
鐵鉞於梓大石而卸於石艇二艘之間而
使蚤夫潛而築焉自水底直上而如石壁
也是則利友工夫處在於茲人不及那這
手段矣寬文元年其功成畢既成而怒浪

狂瀾不能破之容船往來澳舟出入皆得
其所也噫嘻公之仁慈至哉乎利友之功
為最大也

○寬文十一年利友致於仕隱居男利實得其
食邑矣光之公曰以利實許於相繼而職
旗也夫此旗者當家累代之重職也以父
祖勲功異他之故今更相續而至如此其
能勉焉利實拜伏而謝焉此時江府而至此將
見以此命旨所諸老未也諸利實寬永六
老奉而示其命旨於利實也
年生福岳童名三之丞今年奉重職家領
也此時避山林竹木監使矣迨寶元年十

一月廿一日命於利實曰城外墾墮至歷
年序淤泥以埋沒故嚮奉台命而欲濟
之使汝司為勉之勿怠矣母里七右卫門
小河孫左卫門栢原新左卫門鹽川十郎
右卫門相副而日勞役走決水鑿土而
高其壘築於石壁數百步為水門然後其
水滔下恰如溟海專以足為城郭外衛也
○七年而其功終可謂有勞矣光之公賞之
賜白銀若干兩榮幸良多
○延寶元年秋利友有病亮光之公以有寵遇
日以專使問否安更賜良藥貴劑而思

睽深重也嚮致於仕退之後以寵遇之厚
日侍座右而辱承顧盼之佳意只今當
在病床而愛惠殊深也虽使侍醫於方
術老軀日漸衰憊而翌年正月十三日卒
去行年七十六葬妙樂寺号足止道實

次貞九男道策傳

道策童名九即次郎慶長八年癸卯生福
畀幼而多病也父兄憇於病軀之衰弱而
令習醫術也十八歲而遊學於京師為儒
醫師事於土師氏玄同字德菴惺寫先而
通習於經史百家之書也又入壽昌院玄
琢之門而野玄琢者研究素難得劉張李三
家秘也遊於二子之門十有一年然後其
病漸重矣遂還本國而養病也羸瘦骨立
而起卧不安寬永十年十月廿二日卒去
行年三十一葬福岡之德永寺号覺源道

策矣有子名道悅瞳名得伯助盖道策登
死無實子養利友之子其姪者而讓於家
書及青囊也道悅十九歲而赴京師屬
養壽院道作法印而受家傳得菴称号松
壽菴也盖推學於京師二十年也尚病家
之暇日窺下冷泉羽林集陰之門牆而略
見於經史之端緒矣集陰者惺寫先之
後歸本國仕於光之公子陰也繼下冷泉家

次貞弟松若丸傳 新兵衛俊久四子

松若丸者天文二十一年生於播州飾東
郡大野村逮父之零落相共仕於黑田家
也長有勇力每出戰場無不破堅碎銳而
出衆人之上時人美稱其勇敢矣割巷
童幼作哥以謳吟其猛威哥云ケテ松若丸ガ
又云一ノコト
則其結句也天正十一年孝高公從於秀
吉公而在濃州大柿園佐久間盛政之攻
中川清秀之營而欲問清秀安否更聞盛
政軍形而顧左右曰凌敵地往者誰乎左
右不言松若進曰我將往假令重入敵地

而見擒我必不耻君命耶乃兼命而往然
後終不歸無知其終處者疑入敵地所殺
乎時年三十二歲也孝高公哀情殊甚奉
人悼之凡自十六歲始出戰場至這年振
猛威輝武名至九箇度其他些少之武術
不可勝計也育子号新十即後改四即右
衛門母秦桐若丸女也天正九年辛巳生
於姫路三歲而喪於父其母勉而養育焉
及長仕長政公後致仕而成貨殖士蓋其
母英年而為寡婦守貞不他適常嘆曰武
夫為業容其身死地而不顧竟成野原之

已鬼我一子若夫蚤死則誰而顧我孤燈
耶於此致於仕在嘉慶郡九郎九邑而貨
殖矣後移福固城下財產富饒而多家人
寬永三年四月因病卒去享年四十六
○松若丸外舅秦相若丸播州人不詳其鄉
里仕於孝高公有武名其生稟至而健剛
也并於十人之力獨得之出戰場而挫敵
如篲泛塵墜也其馬熾者唐團也敵見其
熾則不出戰後遂藏熾而會於敵則出之
至出之則敵忽敗走其威人若此也得首
級至三十三於是招請八宗之僧侶為作

善追福以牙物故世号之謂首供養振勇
之士無不羨焉天正十年山崎之征役而
被創其創大也虽已愈之後未完復翌年
正月浴撰州有馬温湯不日而身解有生
意瘡口全愈相若意此湯之妙乎浴之而
得瘡也更吞服之則其功益捷歟忽吞之
三杓矣不移刻腹肛隱痛而泄下無度瘡
口再發氣體憊倦而死孝高公悼之曰嗚
呼我利劍折其鋒芒哉有子四人嫡女為
松若丸妻二男早世三男号孫右卫門四
男号喜右卫門矣孝高公欲使其子繼父

之遺名其母曰我良人誇於武故至蚤死
我既無聊也我子作士則只恐不壽我賴
誰護餘年耶遂不辭而仕自是世理寂寥
而寒厨絕於炊煙及入孝高公於粵前欲
去本國至中津而至赤間關也有故人得
其睽顧而云經年以孫右衛門為漆工喜
右工門為毛穎師及長政公之移於筑前
懷其惠而未佳於福岡矣其子又号喜右
衛門能繼其業至其老剃髮号淨清其子
清兵衛繼家共奉

黑田家旗之將來圖

竹森石見守次貞

天正十年六月初為旗之將此時吹拔一流旗
六流也而古來之旗今稱昇蓋俗名耶其昇之制有別傳

同嫡男清左衛門貞幸

元和七年十二月繼亡父之職 此時吹拔
一流長昇

河村正兵衛寬永二十年職之

松下源助正保四年六月職之

竹森新右衛門次貞八男

慶安三年十一月繼亡父之舊職

此職嚮在他家八年也此時除折掛昇
二十流而不傳未知何人所為也

同嫡男新右衛門利實

寬文四年繼父之職

此時吹拔一流長昇
二十流也

貞享四年丁卯十二月十五日
以御旗被預松下儀
右衛門利實傳居也

自黑田家創業制吹拔并旗而振其勇威
於本邦朝鮮也祖父石見守次貞天正十
年職旗之後子孫相繼而居其職也中間
貞幸入道道也辭其職而投老於閑靜然
後其職在他家自寬永二十年至慶安三

年而八年也利友再傳舊職至嫡男利實
矣自天正十年至天和三年而其年序一
百有二年其傳來頗永久哉乎

天和三年五月日愚孫松壽菴道悅誌

右傳略并系譜各一卷者以貞幸利
友三安等所誌之舊稿改正之新寫
而欲傳於子孫之後輩矣然次貞之
事跡者十而一二也蓋古人不誇於
功故不詳言也故子孫者不能盡知

也。翅世人之知而傳者記而無漏焉。
兒孫之事跡者採其大要者而不逮
細瑣之事也。又涉其胡亂者刪除而
不取之專在欲以其實而已。
于時天和三癸亥年仲春日愚孫等
松壽菴道悅新右衛門利實清左衛
門貞武作左衛門次利竊以撰定焉。

天保十有一年庚子冬十二月十一日起筆同廿二日成功云

長谷川習吉藏

同十二年辛丑春三月十日寫了

高井善次郎知周

